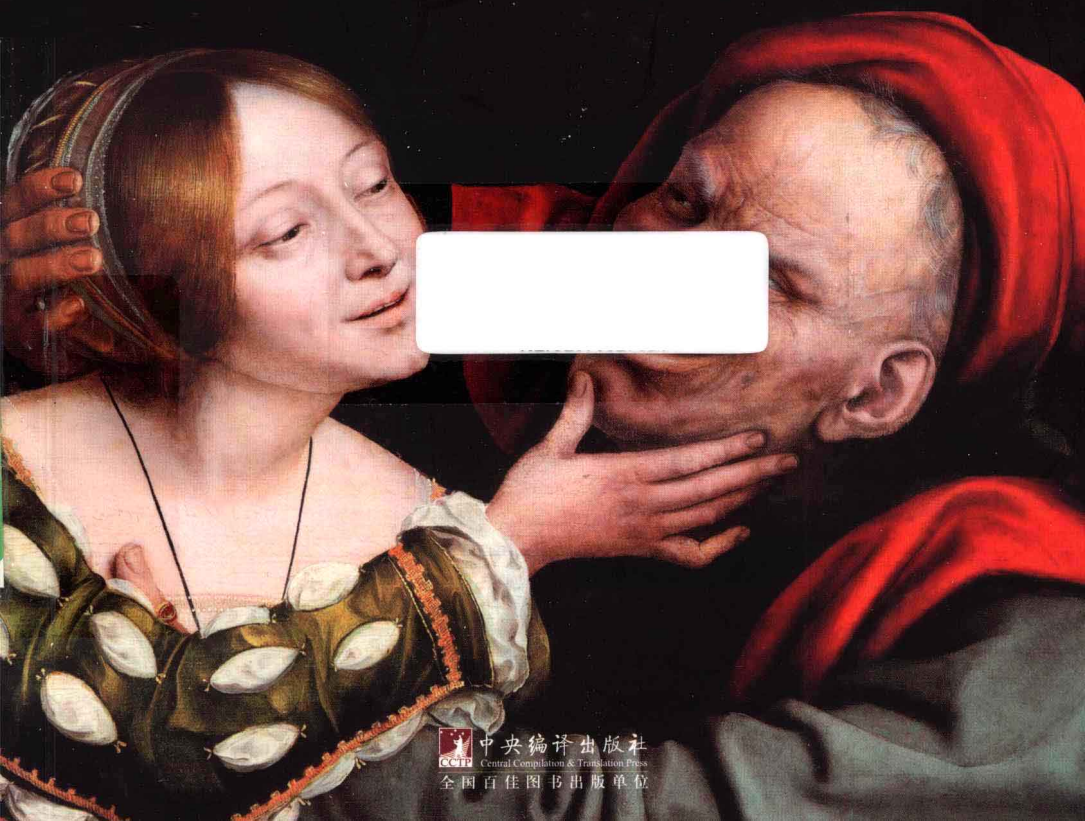


丑的历史

STORIA DELLA BRUTTEZZA

Umberto Eco

【意大利】翁贝托·艾柯◎编著
彭淮栋◎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STORIA
DELLA
BRUTTEZZA**
A CURA DI
**UMBERTO
ECO**

丑的历史

【意大利】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编著
彭淮栋◎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丑的历史 / (意) 艾柯 (Eco, U.) 编著 ; 彭淮栋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8

(图文馆)

书名原文: Storia della bruttezza

ISBN 978-7-5117-0740-6

I. ①丑… II. ①艾… ②彭… III. ①美学史—研究

—世界②艺术美学—研究 IV. ①B83-091②J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3796号

STORIA DELLA BRUTTEZZA, edited by UMBERTO ECO

© 2007 RCS Libri S.p.A. - Bompiani, Mil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意大利RCS Libri S.p.A.授权, 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译自: On Ugliness (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Alastair McEwen)

译文由联经出版社授权使用。

版权所有, 非经书面授权, 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丑的历史

【意大利】翁贝托·艾柯◎编著 彭淮栋◎译

责任编辑: 张维军

特邀编辑: 陈子慕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2 (编辑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毫米×202毫米 14印张

版 次: 2012年8月深圳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8.00元

目 录

导 论	8
第一章	1. 一个由美主宰的世界? 23
古典世界里的丑	2. 希腊世界与恐怖 34
第二章	1. 宇宙至美论 43
受难、死亡、殉道	2. 基督受难 49
	3. 烈士、隐士、忏悔者 56
	4. 死亡的胜利 62
第三章	1. 恐怖的宇宙 73
启示录、地狱和魔鬼	2. 地狱 82
	3. 魔鬼的变形 90
第四章	1. 奇观和怪物 107
怪物和凶兆	2. 不受节制的新美学 111
	3. 怪物道德化 113
	4. 奇迹异闻 116
	5. 怪物的命运 125
第五章	1. 普利阿普斯 131
丑、诙谐与猥亵	2. 对农民的讽刺与嘉年华狂欢 135
	3. 文艺复兴与解放 142
	4. 漫画式讽刺 152
第六章	1. 反女性的传统 159
女人的丑：古代到巴洛克时期	2. 风格主义和巴洛克 169
第七章	1. 从造反的撒旦到可怜的墨菲斯特菲里斯 179
近代世界的魔鬼	2. 将敌人妖魔化 185

第八章	1. 女巫	203
巫术、撒旦主义、虐待狂	2. 撒旦主义、虐待狂、对残忍的爱好	216
第九章	1. 开肠破肚的尸体	241
对自然的好奇心	2. 面相学	257
第十章	1. 丑的哲学	271
浪漫主义以及对丑的拯救	2. 丑而堕入地狱的人	282
	3. 丑又不幸的人	293
	4. 不幸兼生病	302
第十一章		
阴森		311
第十二章	1. 工业之丑	333
铁塔和象牙塔	2. 颓废主义和丑的放纵	350
第十三章		
前卫运动与丑的胜利		365
第十四章	1. 别人的丑	391
别人的丑、媚俗、坎普	2. 媚俗	394
	3. 坎普	408
第十五章		
今天的丑		421
参考书目		440
关于本书引文		442
书目作者索引		443
艺术家索引		445
影片索引		448

丑的历史

导论

毕加索，
哭泣的女人，
1937，
伦敦，
泰特美术馆

每个世纪都有哲学家和艺术家提出“美”的定义，借助于他们的作品，我们能够建构一部审美观念史。“丑”却不是这样。大多时候，丑被界定为美的反面，但几乎不曾有谁针对丑写一部专论。丑沦为边缘作品顺带一提的东西。因此，美的历史可以援引范围很广的理论文献（我们由此推导出一个特定时代的品味），丑的历史则必须在关于人或事物的视觉图像与文字材料里穷搜线索。

不过，丑的历史和美的历史还是有些共同特征的。首先，我们只能假定一般人的品味在某些方面与他们同时代的艺术家相同。假如一位来自外太空的访客走进一所当代艺术的画廊，看见毕加索画的女子脸孔，并且听到其他观赏者形容其为“美丽”，他可能误以为，在日常生活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认为毕加索画的那些女子脸孔美丽、秀色可餐。但是，这位访客看一场时装秀或环球小姐选美，目睹那里赞美其他类型的美，可能就要修正他的见解了。很不幸，我们回顾久远以前的时代，无法做到这一点。不管是谈论美还是谈论丑，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参考，因为那些时代留给我们的只有艺术品。

丑的历史和美的历史另外一项共同特征是：我们讨论这两种价值的材料势必局限于西方文明。在上古文明和所谓原始民族方面，我们有出土艺术品，但没有理论文字来告诉我这些艺术品本来的用意，是要引起审美的愉悦，或是对神圣事物的畏惧，还是狂欢。



一张非洲仪式的面具会让西方人感到毛骨悚然，土著却可能视之为代表一个慈悲的神。反之，目睹基督受难、流血、遭受羞辱的画，非欧洲宗教的信徒可能心生憎厌，但这肉体之丑却会在基督徒心中引起共鸣和情感。

至于其他文化，根据为数可观的诗歌与哲学文本（诸如印度、中国或日本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形象和形式。但是，我们翻译他们的文学和哲学作品的时候，几乎总是很难确定某些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西方的某些观念，虽然我们在传统上将那些观念翻译成 beautiful 或 ugly 之类的西方用语。即使这些翻译可靠，也不足以让我们知道某种文化是不是将具备（例如）比例与和谐的东西视为美。比例与和谐，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呢？甚至在西方历史里，其字义也有变化。将一个时期的理论陈述拿来与一幅图像或一个建筑结构彼此比较，我们注意到，一个时代认为合乎比例的东西，另一个时代却不认为它合乎比例。在比例这件事上，一位中世纪哲学家会想到哥特大教堂的层次和形式，一位文艺复兴理论家会想到依照黄金分割来建构的16世纪殿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认为大教堂的比例是野蛮的，他们以“哥特式”一词来形容，就说明了一切。

美与丑的观念随历史时期或文化之不同而变化，色诺芬尼（前560—前478年）不就说了嘛：“假使牛或马或狮子有手，能如人一般作画，假使禽兽画神，则马画之神将似马，牛画之神将如牛，神之形貌各如它们自己。”（Clement of Alexandria, *Stromata*, V, 110）

在中世纪，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颂扬神的事功之美，说：“独眼怪库克罗斯普斯看见三眼的库克罗斯普斯，可能惊异，正如我们看见库克罗斯普斯和三只眼睛的生物而惊异一样……我们说埃塞俄比亚黑人丑，但他们自己认为最黑的人最美。”数世纪后，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里说：“问蛤蟆什么是美，什么是真正的美，他一定会说，他的雌蛤蟆就是美，她有两只秀美的圆眼睛，从小小的头上凸出，她有宽宽平平的喉咙、黄黄的肚皮、褐色的背。问几内亚的黑人，他认为美是黑油油的皮肤、深陷的眼睛和扁平的鼻子。询之于魔鬼，他会告诉你，美是一对角、四只爪子和一条尾巴。”

舞蹈面具，

埃科伊（东尼日利亚），

无日期，

纽约，

提希曼收藏



在《美学》一书里，黑格尔写道：“可能不是每个丈夫都觉得自己妻子美丽，但至少每个年轻小伙子都说只有他的甜心美丽，此外无美女。对美的主观品味没有定则——我们可以说，这对双方都是好事……我们经常听说一个欧洲美女难令一个中国人心仪，一个南非霍屯督人亦然，因为中国人对美的观念和黑人也完全不同。事实上，我们看这些非欧洲民族的艺术作品，例如他们的神像——出自他们对崇高的想象，是他们崇敬之物，但我们也许觉得那是最丑恶的偶像。同理，我们可能觉得这些民族的音乐是可憎的噪音，他们则认为我们的雕刻、绘画和音乐毫无意义或丑陋。”

视何物为美或丑，根据的往往不是审美标准，而是社会或政治标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金钱如何弥补丑陋：“金钱有能够买到一切、占有一切的特性，因此是第一等值得拥有之物……我权力之大，等同于我所拥有的金钱……因此我是什么，以及我能做什么，丝毫不决定于我这个人。我长相丑，但我可以买到最美的女人，这样我就不丑了，因为丑的效果，其令人裹足的力量，被金钱消解了。作为一个人，我跛脚，但金钱给了我二十四只脚，因此我不跛了……我的金钱可不是把我的所有缺陷都变成了它们的反面吗？”

将这些关于金钱的观察延伸到权力，我们就能理解过去一些君主的画像。这些君主被一边皱眉头、一边挥毫的画家恭敬如仪地变成不朽。那些画家当然并不想极力强调君主们的缺陷，甚至可能在努力地美化他们的五官。这些人物，无疑让我们觉得非常丑（当时的人大概也认为他们丑），但他们无限的权力赋予他们天生的英气和魅力，于是臣民们带着钦慕的目光仰望他们。

最后，我们读到弗雷德里克·布朗（Fredric Brown）的《哨兵》（*Sentinel*）。这是当代科幻小说的短篇杰作。我们看到，正常与幻怪之间、可接受和可怕难忍之间的关系可能随视角的不同而颠倒过来：是我们在看太空怪物，还是太空怪物在看我们？“我浑身湿透，泥泞没至双眼。我又饿又冷，离家五万光年。”

“一轮异样的太阳放出冰冷泛蓝的光。这里的重力倍于我习惯的重力，连最轻微的动作也令人疲惫而痛苦……空军很轻松，他们有上好的太空船和超级武器，可是一到了那里，占领据点就是步兵的任务。血战寸寸前进。在我们降落这个星球之前，从没听说过哪里如此血腥。

1	2
3	4
5	6

1
无名氏，
无畏的约翰，
勃艮第公爵，
19 世纪的前 25 年，
巴黎，
卢浮宫



2
委拉斯开兹，
西班牙腓力四世，
1655，
马德里，
普拉多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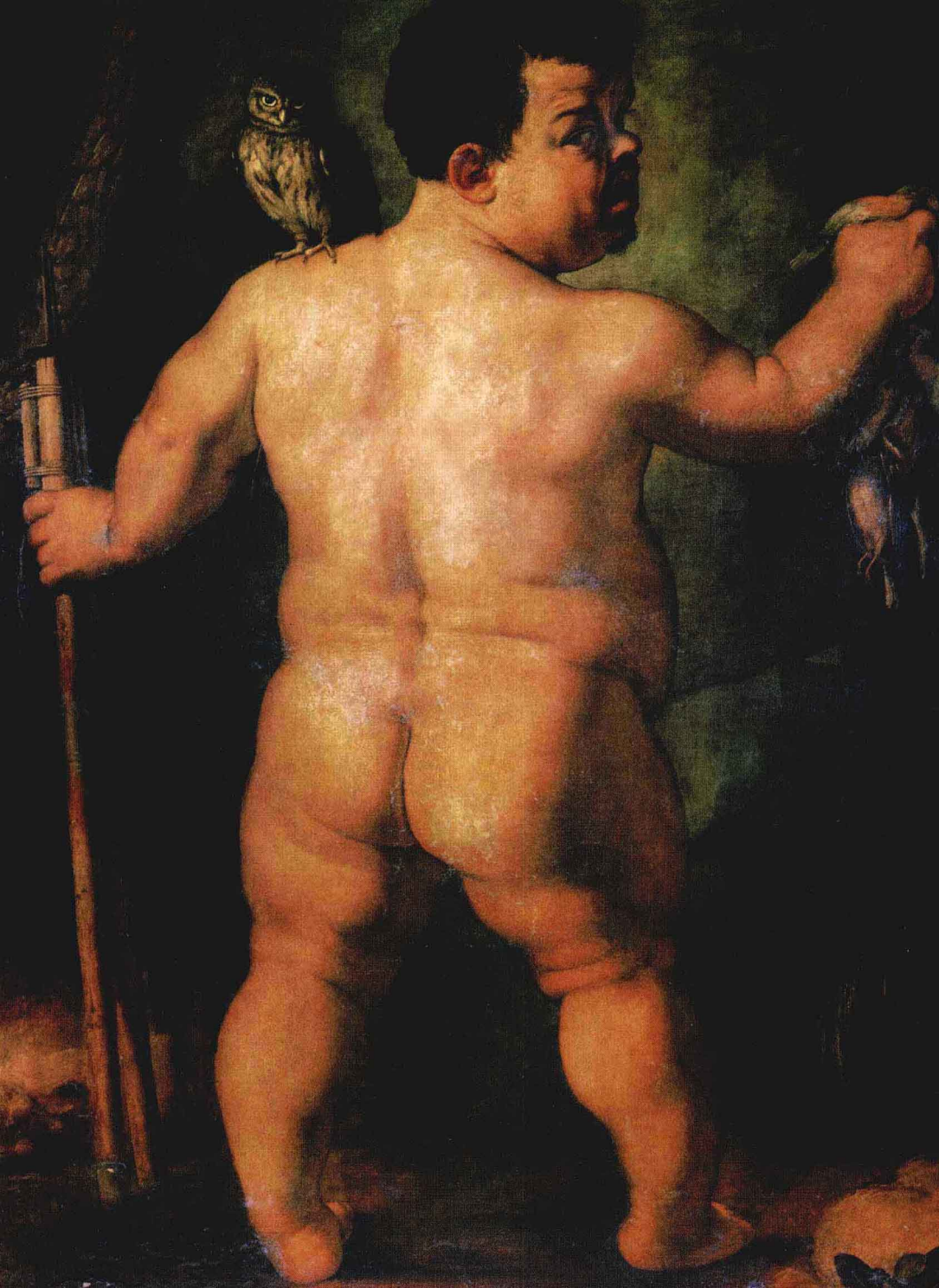
3
法国画派，
路易十一画像，
17 世纪，
巴黎



4
乔达诺（据传），
西班牙查理二世画像，
1692，
马德里，
普拉多博物馆

5
法国与那瓦尔之王，
亨利四世画像，
17 世纪，
凡尔赛，
国立波城博物馆

6
莱曼，
法国国王“胜利者”，
查理七世画像，
19 世纪，
凡尔赛，
凡尔赛与特里亚农宫



这里现在变成圣地，因为敌人来过。这敌人，银河系里我们之外唯一有智能的族类——残忍、可憎、狰狞的生物，恐怖的怪物……我浑身湿透，泥泞没至双眼，又饿又冷；天色阴森，强风急刮，吹得我双眼疼痛。但敌人正企图渗入，所有据点都攸关生死。我全神警觉，蓄势开火……然后，我看见他们有一个低身朝我欺近。我瞄准，开火。这敌人发出一种怪异恐怖的号叫——他们都习惯发出那种叫声。接着，一阵死寂。听那号叫，看那尸体，我浑身颤抖。我们中的大多数习惯了，已习而不察，我不是这样。他们是恐怖恶心的生物，只有两条腿，两只手，两只眼睛，令人作呕的白皮肤，而且身上无鳞……”

布隆奇诺，
 肩有一只鸟的摩甘特侏儒，
 16 世纪，
 佛罗伦萨，
 帕拉提纳美术馆

说美和丑随时代与文化而不同（甚至随星球而不同），并非意味着历来的人都不曾尝试根据某个特定模型来定义美丑。

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尼采说：“在美这件事上，人以自己为完美的标准”，“在这方面，人崇拜自己……根本说来，人以事物为鉴，凡反映他的形象的东西都是美的……丑是败坏的象征和征候……一切暗示精疲力竭、沉重、衰老、倦怠，任何缺乏自由的表现，如抽搐或瘫痪，尤其尸体腐化的气味、颜色、形态……凡此都激起同样一个反应，就是‘丑’这种价值判断。人讨厌什么？毫无疑问：讨厌他自己类型的黄昏。”

尼采这个论点是人类自恋的论点，但的确告诉我们，美和丑是参考一个“特定”模型来定义的，而且物种概念还可以从人类延伸至万物。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一口锅如果根据正确的艺术规则做成，就可以认定为美的。再如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I, 39, 8）中所说：美不但来自适当的比例、亮度或明度，也来自品德正直。因此，一个物件（人体、树、花瓶）必须具备该物件的形式要求其材料应具备的所有特征。依照此义，“丑”字不但适用于一切不合比例的东西，诸如头奇大而腿甚短的人，还可用来形容阿奎那认为过于细小因而“可耻”的生物。再看奥维尼的威廉（William of Auvergne）。按照他的《善恶论》（*Treatise on Good and Evil*），肢体不全或只有一只眼睛（或有三只眼睛，因为过和不及都有亏品德）也是“丑”。因此，“丑”字无情地贴在畸形的生命上，艺术家刻画畸形也经常毫不留情。动物世界里，两个物种的形状结合于一身的混杂产物，也是如此。

格吕内瓦尔德，
圣安东尼的诱惑
(局部)，
伊森海姆祭坛，
1515，
科尔马，
菩提树下博物馆

如此，丑还能继续单纯地定义为美的反面吗？——尽管这也是随着美的观念修订而改变的反面。丑的历史还可以视作与美的历史对称的陪衬吗？

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写于1853年的第一部、也是最完备的《丑的美学》（*Aesthetic of Ugliness*）将丑类比为道德之恶。正如恶与罪是善的相反，代表地狱，丑则是“美的地狱”。罗森克兰茨援引传统概念，说丑是美的反面，是美的内在可能含有的一种错误，因此任何美的美学或美的科学都必须处理丑的观念。不过，罗森克兰茨从抽象定义谈到丑的各种化身，也就是谈到丑的现象学的时候，使我们窥知“丑是自成规律的”——这规律不只是美的否定，而是一种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规律。

罗森克兰茨详细分析自然界里的丑、精神上的丑、艺术里的丑（和艺术表现上的种种不正确），以及缺乏形式、不对称、不和谐、变形、畸形（惨苦的、堕落的、庸俗的、多余的、武断的、粗糙的）、各种可憎的形式（难看、死亡、空虚、恐怖、恶心、空洞、幽灵似的、魔鬼似的、巫婆似的、撒旦似的）。如此林林总总，使我们不能再说丑只是美（和谐、比例、品德正直）的反面而已。

检视美和丑的同义词，我们发现：美是漂亮、乖俏、悦目、引人、宜人、可爱、愉快、令人着迷、和谐、奇妙、纤细、优雅、迷人、辉煌、盛大、崇高、格外出色、神奇、美妙、极佳、魅力、可佩、细致、抢眼、壮观、超绝；丑则是令人退避、可怖、恐怖、恶心、不宜人、荒怪、可憎、可厌、不正当、污浊、肮脏、不愉快、可怕、吓人、梦魇似的、令人反胃、令人不舒服、发臭、令人生畏、不高贵、难看、令人不悦、累人、忤目逆心、畸形、变形（还没提到恐怖如何显现于传统上归于美的事物之中，如奇妙、极佳、魅力、崇高等）。

由一般人的鉴赏力可以得知，所有美及其同义词可以视为在不带利害关系下欣赏事物而产生的反应，而大部分的丑及其同义词即使不是强烈厌憎、恐怖或畏惧的反应，至少也是恶心的反应。

达尔文在《人与动物的情绪表现》中指出：一个文化里引起恶心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并不引起恶心，反之亦然。但他仍然得到结论：“各种表达轻蔑和恶心的动作，在世界大部分地方似乎是相通的。”